

福尔摩斯探案大全集：新探索一

阿瑟 · 柯南 · 道尔



安徽美图出版社



一百年以来，英国伦敦的贝克街 221 号 B 总会源源不断地收到来自世界各地的信件，有要求其主人办案的，有愿意为其主人服务的……这所房子的神秘主人就是大名鼎鼎的侦探福尔摩斯，尽管他只是作家阿瑟·柯南·道尔笔下虚拟的一位人物。

1886 年 4 月，阿瑟·柯南·道尔受埃德加·爱伦·坡等侦探小说家的影响以及自己所从事的医学研究的启发下，利用业余时间构思出了第一个关于福尔摩斯的侦探故事——《血字的研究》。这个故事一开始并不受人重视，连续被好几家出版社退回，直到 1887 年年底才由沃德·洛克出版公司出版。一家杂志社的编辑看了《血字的研究》后，约阿瑟·柯南·道尔继续写一篇关于福尔摩斯的侦探故事，于是，《四签名》应运而生，在 1890 年问世，大获成功。

虽然如此，阿瑟·柯南·道尔仍不愿放弃自己所从事的医疗事业，他在伦敦开了一家诊所，但长期门庭冷落，他这才下决心弃医从文，一心一意地创作以福尔摩斯为主人公的一系列侦探小说。从 1886 年到 1914 年，他创作了五十六篇短篇小说和四篇长篇小说。1928 年至 1929 年，英国将整个关于福尔摩斯的故事分两卷出版，合称为《福尔摩斯探案全集》。

《福尔摩斯探案全集》推理严谨，节奏明快，丝丝入扣，起伏跌宕，引人入胜。它不断从各个方面提出各种问题，吸引读者去寻求答案，不忍释手。《福尔摩斯探案全集》的魅力不仅在于搜寻罪犯过程的巨大吸引力，更在于其真实生动地描述了福尔摩斯生活时代的社会情况与风土人情。主人公福尔摩斯是一个有血有肉的人物，他脚踏实地地出现在现实生活中。他的言行都是读者所熟悉的身边人，使读者很容易相信他就是现实社会中的一员，给人以真实难忘的感受。作为西方正统推理小说的扛鼎之作，《福尔摩斯探案全集》的艺术技巧至今仍被侦探小说的创作者所借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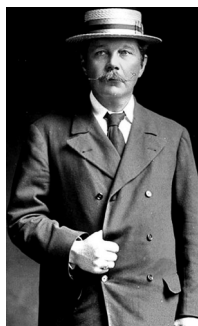
编译者序

迄今为止，福尔摩斯的名字已成了大侦探的代名词，深受全世界读者的喜爱。福尔摩斯独特的性格与出类拔萃的才能百年来为读者津津乐道，众口传扬。福尔摩斯热也持续不衰，《福尔摩斯探案全集》在欧美不断再版，译本非常多。我们本次的编译遵循和延续了原著在结构上的严密，以及合乎逻辑的情节处理，将英文原著和权威译本相结合，重新对整个探案故事集进行编排。

1891年至1892年，阿瑟·柯南·道尔先后创作了十二个短篇故事，结集为《冒险史》出版；这十二个故事是阿瑟·柯南·道尔分两批创作的，我们的编译本将此集分为两册。1903年是阿瑟·柯南·道尔塑造福尔摩斯的又一个创作高潮期，他利用自己的丰富知识，重拾笔墨，顺应读者的要求，令福尔摩斯在《空屋》这一故事中死里逃生，再次开始了一连串精彩的福尔摩斯探案故事，并结集为《归来记》出版。这一短篇集共有十三个故事，内容厚重，篇幅众多，基于此，我们将其编排为上、下两册，留给读者相应的阅读空间。除此以外，我们编排了《回忆录》两册、《巴斯克维尔猎犬》、《血字的研究》、《四签名》和《恐怖谷》。

我们的编译本在尊重原著风格的基础上，语言生动、流畅，结构严密，我们的愿望是尽最大的努力赋予这一传世名作新的气息！

| 原作者简介 |



阿瑟·柯南·道尔（Arthur Conan Doyle，1859—1930）英国小说家，生于苏格兰一个公务员家庭。在教会学校度过自己的青少年时期，后在爱丁堡大学攻读医学，并于1885年获得医学博士学位。

阿瑟·柯南·道尔对文学一直怀有浓厚的兴趣，深受侦探小说之父埃德加·爱伦·坡以及威尔基·柯林斯的影响，潜心投入侦探小说的创作。他结合自己所受的医学教育，在作品中总结出一套科学的侦探理论和推断方法，成功塑造了福尔摩斯这样一个生动的侦探形象。自1886年4月起，一系列以福尔摩斯为主人公的精彩探案故事在阿瑟·柯南·道尔的笔下相继诞生，赢得了全世界读者的欢迎。

作为侦探小说早期的重要作家，阿瑟·柯南·道尔的艺术技巧对后来者产生了相当大的影响，其作品中将行动与知识结合起来进行逻辑推理，对惊险场景的构思和描写等都常被今天的侦探小说所借鉴。

| 目录 |



杰出的代理人 / 1

“现在无所谓了。”夏洛克·福尔摩斯先生答道。这是十年来，我第十次要求披露我的朋友这一生中一段较为重要的经历时所得到的答案。他终于答应了我的请求，现在，就让我把这一段离奇的故事告诉大家吧。

皮肤变白的军人 / 35

根据我笔记本上的记录看，那是在 1903 年一月——布尔战争刚刚结束的时候，一个叫做詹姆斯·M. 杜德的先生忽然跑来找我。他是一个身材高大挺拔、皮肤黝黑、充满活力的地道英国公民。那个时候，华生已经结婚并且离开了我，这是我们交往过程中他唯一一次自私的行为。那个时候我是独自一人。

王冠宝石案 / 58

很高兴华生医生又回到了贝克街这间杂乱的房子里，在这里，我们曾一起谋划过许多的冒险活动。他环顾了一下四周，墙上贴满了科学图表，屋角摆满了各类化学药品，还有那只被强酸严重腐蚀了的药品架



子，小提琴在那里安静地立着，那支熟悉的烟斗里依然盛着烟草。最后，他将目光停留在了小比利那带着微笑的脸上。别看这个小听差年纪小，有他在这里，足可以消散这位著名侦探阴郁身影所带来的孤寂感。

三角墙山庄 / 80

当我们走出庄园，拐过路边的高篱笆时，看见黑人拳击手斯蒂夫正站在那里。在这样偏僻的地方突然冒出一个形容狰狞的家伙，委实有些让人心惊。显然，这座山庄处在严密的监视中。福尔摩斯的手朝衣袋摸去。

吸血鬼 / 101

福尔摩斯刚刚收到一封信，当他将信的内容看完之后，竟哑然一笑，然后把信递给了我。“华生，你看看吧，”他对我说，“这封信可是带有神秘色彩的，它融合了现代与中古、现实与幻想，十分有趣。”

三个同姓人 / 120

这个可能是喜剧，也可能是悲剧。一场戏演下来，结果是一个人精神失了常，我因此而负了伤，还有一个人受到了法律的制裁。这到底是一个悲剧还是喜剧呢？还是让读者自己来评判吧。

带面纱的房客 / 139

一张血盆大口朝我的脸咬下去，湿热的气息使我麻木了。我拼命想推开那张黏满血污的狮嘴，可是却毫无作用。雷奥纳多要是在那时赶来救我的话，说不定会把它吓退，因为他手上有武器。只需几秒钟，我们回到笼中就安全了。可是，这个胆小鬼被吓破了胆，他大叫一声撒腿就跑了。

杰出的代理人

“现在无所谓了。”夏洛克·福尔摩斯先生答道。这是十年来，我第十次要求披露我的朋友这一生中一段较为重要的经历时所得到的答案。他终于答应了我的请求，现在，就让我把这一段离奇的故事告诉大家吧。

福尔摩斯和我一样有着土耳其浴的嗜好。在那蒸气弥漫的浴室里安闲舒适地躺着，我觉得这时的他比在别的地方更容易接近一些，也更善于聊天。在北安普敦街一处浴室楼上，有着一个十分幽静的角落，在那里并排放着两张躺椅，我的叙述便是从我们躺在那里开始，那是1902年的九月三日。当时我问他有没有什么感兴趣的案件要办理，他没有立即回答，而是站起身来，走到墙角，伸出他那瘦长而灵敏的胳膊，从挂着的上衣口袋里掏出一个已经拆开过的信封来。

“或许这是一个狂妄自大、喜欢夸大其辞的蠢货，但或许他真是面临着一个生死攸关的难题。”福尔摩斯一面说着一面把信递给了我，“反正，我知道的仅是信上说的这么多。”



信是头一晚从卡尔顿俱乐部寄出的。上面写道：

詹姆斯·戴默雷爵士向夏洛克·福尔摩斯先生致意：现遇到一件十分棘手的事情，欲请教于福尔摩斯先生，将在明日午后四时半登门拜访。如幸蒙允诺，烦请打电话到卡尔顿俱乐部告知。

“华生，当然，你应该想到我已经和他预约好了，”当我把这封信递还给他时，他说道，“你知道戴默雷的来历吗？”

“我只知道他是一个在社交界无人不晓的名人。”

“嗯，不错。我还可以告诉你一点，他是一个以善于处理那些不便于登上报刊的棘手问题而出名的人。不知你还记不记得，他在办理哈默福特遗嘱案时与刘易士爵士的交锋？他是一个老于世故、具有很强应变能力和很高明外交手段的人。看来，这次他真是遇到一个棘手的难题了，但愿不是在故弄玄虚考验我们。”

“我们？”

“是啊，华生，如果你愿意帮我的话。”

“那我将感到非常的荣幸。”

“请记住，时间是四点三十分。现在，我们姑且把这个问题搁在一边不谈吧。”

当时，我是住在安后街的寓所里，在四点半之前，我就赶到了贝克街。刚好四点半的时候，詹姆斯爵士到了。当时许多人都记得他豪爽豁达的性格，剃得非常干净的宽阔面颊，特别有吸引力的是他那沉稳而略带磁性的声音、流露着真诚与坦率的灰色爱尔兰眼睛，以及从那富于表情的微笑中不经意流露出来的机智和幽默，再配以他那发亮的礼帽和深黑得体的燕尾服，这一切无需我们再赘述。总之，他全身上下，从黑缎领带上镶珠的别针到亮

铮铮的皮鞋上的淡紫色鞋罩，无不显示出他对衣着的考究。这位身材魁梧、衣着华丽的高贵爵士成了这个小房间里的焦点。

“正好，我也准备见到华生医生，”詹姆斯爵士鞠了一个躬后彬彬有礼地说道，“他的合作或许是非常有必要的，福尔摩斯先生，你可知道，我们这次所面对的是一个肆无忌惮且惯用暴力的人。可以这样说，他算得上是整个欧洲最危险的人物了。”

“是吗？我以前碰到的几位对手似乎都曾享有过这一殊荣啊。”福尔摩斯微笑着说，“你不吸烟吧？能允许我吸一点儿吗？如果你所说的这个人真是那样厉害，甚至比已故的莫里亚蒂教授，抑或是还活着的塞巴斯蒂恩·莫里兰上校还要凶恶狡猾的话，那我倒十分希望会他一会。他究竟是谁？”

“你曾经听说过格鲁纳男爵吗？”

“哦，你是说奥地利的那个杀人犯吗？”

詹姆斯爵士拍拍戴着羊皮手套的双手，大声地笑道：“果然，什么事情都逃不过你的眼睛，真有你的！这么看来，福尔摩斯先生，你已经实实在在地把他确定为杀人凶犯了？”

“可以这样说吧，我的职业决定了我必须留心大陆上的所有犯罪动向。凡是读过了关于布拉格事件报道的人，还有谁会怀疑这个人的罪恶呢？但由于一条纯理论的法律条款和一个见证人莫名其妙地死去，这个狡猾的罪犯才得以逃脱法网。其实，早在普卢根峡谷的那次‘事故’发生时，我就断定他是杀害他妻子的凶手了，这就如同是我亲眼目睹的一样明显。我也知道他已经到了英国，并且预感到他会打破我暂时的寂寞和无聊。只是我还不知他与你究竟发生了什么瓜葛，该不会是那个旧悲剧的重复上演吧？”



福尔摩斯探案大全集
新探索(一)



詹姆斯爵士拍拍戴着羊皮手套的双手，大声地笑道：“果然，什么事情都逃不过你的眼睛，真有你的！这么看来，福尔摩斯先生，你已经实实在在地把他确定为杀人凶犯了？”

“不是，可这次却更加严重。惩罚犯罪者固然是十分重要的，但是我想，事先预防犯罪事件的发生或许更为重要吧。福尔摩斯先生，你想想，如果你眼睁睁地看着一件十分残酷而且可怕的事情正在发生，同时也知道这样发展下去将会带来怎样的后果，你虽心急如焚却又无法制止，这是多么的可怕啊。一个人一生之中还有比这样的处境更难受的吗？”

“是啊。”

“这么说，你是同情这位受难者的？我是代他前来找你商谈的。”

“没料到你还只是一位被委托人，那委托你的是谁呢？”

“福尔摩斯先生，你可以不追问这个问题吗？我想我必须替他保密，他不愿意披露他的姓名，我也不愿把他牵连到这个案子中来。其实，主顾的姓名是无关紧要的，对吧？请你相信这里并没有什么不纯的动机，你完全可以自由地行动。”

“既然是这样，那我只能对你说一句很抱歉了。”福尔摩斯说，“一直以来，我只习惯案子的一端是谜；现在，却让我去接一个两头都是谜的案子；我想，我也会被弄糊涂的。詹姆斯爵士，请恕我不能接下这样一个糊里糊涂的案子。”

来访的客人有些慌了，他那原本开朗的面孔由于突如其来的失望和激动而变得十分阴沉起来。

“福尔摩斯先生，你知不知道这样的决定会带来多么严重的后果啊！”他说，“你真是太使我左右为难了，我敢说，如果你知道了所有的情况之后，你一定会为承接这个案子而感到骄傲的。但是，我的诺言使我无法将实情向你和盘托出，这样吧，我只能最大范



围地介绍一些情况，好不好？”

“看来也只有这样了，不过，我得先说清楚，我并没有对你允诺什么。”

“这我知道。你一定对德·梅尔维尔将军这个人有所耳闻吧？”

“你是说在开伯尔战役中名扬四方的那个梅尔维尔吗？我倒是听说过的。”

“他有一个年轻、美貌且多才多艺的女儿，叫薇奥莉特·德·梅尔维尔，这可是一个难得的、天真可爱的好姑娘。然而，她被一只魔爪慢慢罩住了。我们要设法营救的就是她。”

“你是说，她现在已被格鲁纳男爵给控制住了？”

“不错，这是男人对女人最强有力的一种控制——心灵的控制。你见过格鲁纳这个家伙吗？他是一个外表十分英俊、举止得体，声调又极其温柔的富有魅力的男性。尤其是那浪漫而又神秘的神态，会使任何一个年轻的女性任其摆布。然而更可怕的是，这个家伙懂得怎样充分地利用这一点。”

“可是，像他这种人又怎么能够邂逅上像梅尔维尔小姐这样有高贵身份的女士呢？”

“这还得从那次在地中海乘游艇旅行时谈起。游艇对游客的身份是有限制的，可是，费用都是游客自己承担的，再加上举办者当时也不大知道这位男爵的品性，就让他上了船。结果，这个坏蛋就缠上了梅尔维尔小姐，等大家知道时已经晚了，他已经完全地、彻底地骗取了小姐的芳心，她完全被他给迷住了。她对他可以说是倾注了满腔的热情，达到了一种几近疯狂的地步，似乎整个世界，除了他之外，已再没有别的任何人存在了，她听不得任

何人说他的坏话。为了治疗她的疯狂，我们真可谓是用尽了办法，但是仍然没有效果。她甚至决定下个月同他结婚。由于她已到了法定婚龄，又十分固执，我们都没有办法阻止这场悲剧的上演。”

“她听说过奥地利事件吗？”

“那个狡猾的魔鬼已经把他以前所犯的每一件丑闻都告诉了她，然而，他却总是把自己扮演成一个无辜的受害者。可怜的姑娘也被蒙晕了头，居然毫不怀疑地相信了他，而对于另外一些人的话，她一句也听不进去。”

“啊！詹姆斯爵士，你已经不经意地泄露了你主顾的名字！他一定就是梅尔维尔将军吧。”

客人显得有些踌躇。

“唉！我本以为可以瞒过你的。现在，这位坚强的将军已经被弄得意志消沉，一蹶不振了。他那在战争中勇猛无敌的气概已经丧失，一下子变成了一个颓废不堪、步履蹒跚的衰弱老头，再也没有勇气和精力去和这个英俊强悍的异国恶徒较量了。我的主顾也并非就是将军，而是将军的一位颇为要好的朋友。他是看着将军的女儿长大的，并且也像慈父一样关爱着她，绝不能眼睁睁地看着这个悲剧发生而不想办法阻止它。他知道，像这样的案子是不好让苏格兰警方来插手的。于是，他想到了你，是他提议请你来办这个案子的。但是，他特别强调，不愿把自己也牵扯进这个案子。当然，我清楚地知道，福尔摩斯先生，以你的能力，不用费多大力气就能查出我的主顾是谁。因此，我要请求你以你的名誉担保，千万不要去查，不要硬生生地拖出一个不愿抛头露面的善良人。”



福尔摩斯善意地微微一笑，说道：“这个我自然可以担保，我还可以告诉你，对于你的这个案子，我已经产生了一些兴趣，并且准备马上着手调查。那么，以后我怎样与你保持联系呢？”

“哦，你可以到卡尔顿俱乐部来找我。万一有什么紧急情况的话，你还可以打这个电话——‘310。’”

福尔摩斯掏出通讯簿来把电话号码记下，然后，他又微笑着问道：“不知格鲁纳男爵现在的住址在……”

“金斯顿旁的弗尔诺宅邸。一所非常大的宅子，不知道这个家伙在干些什么非法的勾当，一下子就发了财；哎，这样一来，他就更难以对付了啊！”

“他现在还居住在那儿吗？”

“当然。”

“除了这个以外，你还能提供一些关于他的别的情况吗？”

“他有一些十分耗钱的爱好。他十分喜欢养马，并且时常到赫林汉打马球，直到那个布拉格事件被传得沸沸扬扬之后，他才不得不离开那儿。他还喜欢收藏一些古画和书籍，似乎十分爱好艺术。我还知道，他是一个中国陶瓷研究者，在这一方面有着较高的权威，似乎还写过一本论陶瓷的专著。”

“不同寻常的才能，”福尔摩斯说道，“较有名的罪犯在某些领域都有着奇特的爱好。我的老对手查理·皮斯就是一个出色的小提琴演奏家，文莱特也算是一个不错的艺术家，还有好几个。就这样吧，詹姆斯爵士，请你转告你的主顾，就说我已准备着手研究格鲁纳男爵了。我还有自己的一些任务咨询来源，相信不久以后就会找到一个突破口的。”

客人走了，福尔摩斯深深地陷入了沉思之中，似乎已忘记了我的存在，过了许久，他终于回过神来。

“华生，你有什么意见发表吗？”

“我认为你得先去会一会这位高贵的小姐。”

“哎呀，我亲爱的华生，你想想看，就连她最尊敬的老父亲都无法说服她，难道你还指望我——一个与她素不相识的人去打动她吗？我想，我们还是从另外的地方下手吧。比如尚韦尔·约翰逊或许可以给我们提供一点儿帮助。不过，在没有其他任何办法的时候，你的这个建议也是可以采纳的。”

我在整个福尔摩斯的回忆录中，大概还未曾介绍过尚韦尔·约翰逊这个人吧？这是由于我很少从我朋友的晚期生活中组织取材。本世纪初，约翰逊成了福尔摩斯的左膀右臂。他原本是个恶名昭彰的恶棍，曾经在帕克赫斯特监狱有过两进两出的经历，然而后来他竟然能够改过自新，效力于福尔摩斯，成为福尔摩斯安置在伦敦黑社会中的一个最为有效的监视器。他提供的情报往往既快又真实。由于有他“参与”的案子从不直接上法庭审讯，所以他的活动也一直没有被那些机警的同伴们识破。而他两次被判刑入狱的狼藉声名，也足以使他随意地在伦敦的任何一家夜总会、赌场或小酒吧出入。再加上像他这样的人，天生就具有灵活的头脑和敏锐的洞察力，于是，他便成了一个最为理想的、专门收集罪证的便衣侦探。这次，福尔摩斯想找的就是他。

因为我还有一些自己的业务需要处理，于是就不能及时了解我的朋友所采取的具体措施。直到一天晚上，他约我在辛普森餐馆会面。我们坐在楼上一个临街的小桌旁，俯视着斯特兰大街上



来来往往的人流，他向我讲述了最近的一些收获。

“约翰逊正加紧打听。”他说道，“在这个社会的阴暗面里，我想还是能够找到一点儿闪光的东西，也只有在这个罪犯的大本营里，我们才能找到所需要的。”

“可是，这位固执的小姐连已有的许多事实都不相信，那么，就算你再堆砌如山的新事实，又能对她产生多大的作用呢？”

“这也未必，华生！女人的心思是难以捉摸的，一个罪大恶极的人也许会得到她的谅解甚至是宽恕。但是，极小的冒犯也许会恰恰刺到她的痛处。格鲁纳男爵告诉我——”

“他向你开口了？！”

“是啊，哦，对了，我的计划还没有告诉你呢。华生，我喜欢和我的对手较劲。我想当面察看一下他究竟是什么样的角色，于是我给尚韦尔作了一些指示之后，就雇了一辆马车到金斯顿去会了会这位英俊的男爵。”

“那么，他认出你来了吗？”

“是啊，不过那是在我把名片递给他之后的事。他是一个难得对手，沉着冷静、谈吐优雅，就像是你的一位上流社会的顾问医生一样。他是一个有教养的人，可以称得上是一个真正的犯罪贵族，但是他又是条极其凶狠的眼镜蛇。然而，在那一层社交礼仪的后面，却隐藏着有如从坟墓里透出的阴森森的气息。正如詹姆斯爵士所说的那样，我确实很高兴接下这个案子。”

“你刚才说他谈吐优雅是吗？”

“不错。可是，某些人的沉稳优雅往往比那些外貌凶残的暴徒更恐怖。就像一只猫在逮住了耗子后所发出的胜利的、满足的叫

声。他的寒暄非常独特。‘福尔摩斯先生，我早料到你会来找我，’他胜利似的说，‘你一定是梅尔维尔将军请来阻止这场婚礼的，对吧？’

“我没有回答。

“他接着说道：‘先生，别为了这件事而毁了你半生的荣誉。告诉你，对于这个案子，你是绝无成功的希望。你不需要给自己引来不必要的麻烦和危险。我劝告你还是早点儿退出。’

“‘太巧了，’我说，‘我也正想劝你及早抽身。男爵先生，说实话，我挺敬重你的才智，今日见面之后，我还是像以前一样尊敬你。冒昧地说一句，过去的事已经过去了，谁也不愿再把它抖出来，你现在可以走得漂漂亮亮，我们也相安无事；如果你执意要坚持的话，他们是绝不会任由你这样做下去的，你在这儿又会树下一群劲敌，弄得你在英国也容不下身，这何苦呢？听我的劝告吧，三十六计，走为上策。你想，如果你过去的所作所为都传到她的耳朵里，那对双方来说，都将是不愉快的结局。’

“这位英俊的男爵蓄着两撮黑得发亮的胡须，就像某种昆虫的触须一样。在他听完我说的话的时候，这触须似乎在搜索着什么似的不停地颤抖着。终于，他发出了一阵低沉的笑声。

“‘请原谅我的失礼，福尔摩斯先生，’他说道，‘看着你手里明明没牌却要摆出一副摊牌的样子，确实有些好笑。但我知道，没有人会做得比你更好了，可还不都一样，毕竟是可怜的啊。老实说吧，福尔摩斯先生，我敢打赌，你手里连一张最起码的花牌也没有，你凭什么要挟我？’

“‘你真如此认为？’